開放文學 -- 英雄傳奇 -- 英雄~1
第六回 中日因韓定條約　王妃為國罹凶災

表的是行路君子到街坊，見一位老者氣昂昂。那人不解其中的意，走上前來問端詳。說：「老丈你為何來生氣？對我說說有何妨。」老者說：「你休來管我的事，現在我是實則（在）忙。」那人說：「要告訴我來替你辦，你何必似這樣的慌張？」老者說：「你要實則（在）把我問，聽我對你說短長。老夫姓李名季用，離此不遠我家鄉。兒子南學把書念，老夫家中賣酒漿。這幾年間生意好，積下錢財治地方。賣（買）了五頃山田地，還有三間小草房。一頭我自己家裡住，那一頭裡招客商。那一日鄰居周芳蓋房子，扔木頭壓倒我一堵牆。當時老夫就把他問，他言語立刻就與我修上。一連呆了三天整，他也未與我修牆。不與我修牆不要緊，那客人誰也不住我這鄉。都說我的院牆破，恐怕丟了他行裝。到後我又把他問，他說：「老夫亂喊喊。我今上官府把他告，試試這個老周芳。」那人說：「這個事本來不要緊，你何必告他到官場？」依我勸你拉倒吧，回家去還讓他與你來修牆。」老者說：「我非是不能忍，但是我生成以來就不懼強。人生本是一口氣，誰肯讓誰把硬漢當。有志氣的人兒無人惹，無志氣的人兒他必遭殃。家與國本是一個理，誰不來把軟的傷。人人要都像我這樣，我管保國家不能亡。好氣的總管是好漢，好氣的准算是兒郎。要是一點氣性也沒有，誰能保國定家邦？」老者說罷揚常（長）去，那人也就走他鄉。上場來幾句散言書歸正，要聽還得開正張。　　上回說的，侯元首點兵，要去與日本拼命，那不過是說書的一個回頭，並從無有那個事情。單說侯元首，聽罷黃伯雄一片言語，只氣的他三煞神暴跳，五雷豪氣飛空。說道：「日本人佔山為寇，打傷人命，還說我打了他們，真是可恨，我非去與他辨白不可。」伯雄從那邊說道：「兄長不要如此。現在咱國裡的大臣，相著日本那交涉局的總理任忠，又是當朝大臣樸泳孝的外甥，去了也恐怕難我好。依我看，不如逃跑在外，想個方法，鼓動鼓動民氣。民氣要是全強了，然後再治那日本，保全咱國家，也不落遲晚。兄長要是願意，我有一個老表叔，姓李名正，現在平壤作提法司，咱們去投奔他那去，豈不是好嗎？」侯弼聽了一聽，說道：「可也是呀！這個時候，與他們洽（治）氣，也是妄然。」於是收拾收拾，帶了些個財物，備上一匹快馬，抱著姪兒侯珍，騎上馬，同著黃伯雄，可就撲奔平壤大路來了。

好一個侯弼小英雄，他一心要上平壤躲災星。在馬上不住胡叨念，說道是：「像我侯弼真苦情，從小裡二老爹娘去了世，倚靠著兄嫂度時冬。十七歲涉重洋游美國，在學堂廢（費）了三年苦功。回家來不把官來作，練民勇預備把那日人攻。又不幸哥嫂一齊去了世，拋下個姪兒苦伶仃。還想著練齊民勇把日人打，那知道無故生出事一宗。日本人奇峰山上為賊寇，傷害那各處的好百姓。也是我領兵將他打的苦，所以他要害我的活性命。多虧了伯雄賢弟來送信，若不然我命一定被他坑。今日裡要上平壤去逃難，也不知李正肯容不肯容。還想要謀個方法吹民氣，也不知事情能成不能成。如果是老天隨了人心願，必然展展我的好威風。使我那數萬人民改改志，使我那國家安隆以安隆；使喚那奸臣的賊子全死淨；使喚那日本強徒減減雄（凶）。那時節我也創個立憲國，我也使那共和主意列朝宗，也讓高麗為個獨立國，免去受那大國的欺凌。」正是那侯弼馬上胡思想，看了看西方墜落太陽星。他這才尋找那個招商店，猛看見那邊挑出一燈籠。他三人這才進了院，拴上馬就住在此店中。押下他三人住店且不表，再把那二位公差明一明。

話說那劉、陳二位公差，領了簽票去拿侯弼，走了兩天，才到那仁裡村。此時侯弼已走了一天多啦，他二人尋了幾天，也莫（沒）打聽著下落，就回城交票。任忠一看沒拿來人，後來又一訪聽，才知道那日本人妄告不實，也就拉倒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日本明治皇帝，這日早朝，殿頭官宣道：「各大臣聽真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就捲簾退朝。」忽見伊藤從班部中說道：「臣有本奏。」日皇說道：「愛卿有何本奏？」伊藤說：「我主在上，聽臣下道來。」

伊藤他未從開口喜洋洋，尊了聲：「我主在上聽其洋。高麗國金氏玉均要變法，求咱們暗地以裡把他幫。也不知怎麼了的不嚴密，那中國的兵馬來把咱們坑。在漢城與咱打一仗，將咱的兵敗到仁川傍。想只要因著這個強勢力，那知道又受了中國的傷。在高麗咱們雖然有勢力，還是不趕他們中國強。若不先把中國牢籠住，怎麼經營高麗那地方？不得高麗也是難以分中國，不如先拿定一個好主張。先與他定下一個大條約，在高麗別讓他的勢力比咱強。我主你看這事好不好？臣就要上那中國去一趟。」日皇說：「愛卿之言，正合我意，你就去辦吧。」

伊藤一見日皇應了聲，他這才坐上輪船撲西行。論走也得半個月，說書的只用鼓捶一不扔。這日進了中國界，來到了我們那座天津城。下輪船就把我總督衙門進，見了那通商大臣李文忠。

這個時候李鴻章，已經服滿了，所以直隸總督還是他坐著。當日見了伊藤，說道：「貴國到此，有何事辦？」伊藤說：「無事不敢到此，只因高麗國中，常起內亂，咱們兩國，常因著這個失和氣。今日想要立個條約，自今以後，高麗要有亂事，咱們兩國，你告訴我，我告訴你，咱們兩國合著平定他國之亂也，省著害咱兩國的商業，豈不是好嗎？」於是李鴻章就答應了，他與他定下條約，伊藤可就回國去了。列位明公，你們想想，高麗是咱們屬國，有亂咱就與他平了，何必跟日本合著去辦呢？躲還躲不開，哪可以讓他插上手呢？高麗滅亡，李鴻章也是有罪呀！這且不題。

單說日本領事井上馨，在高麗看他那內治，一天比一天強，打聽著人說：「這些政治，全出於閔後之手。」他尋思道：「此人若不除治，必為日本之害。」於是想出一條道來，假說請客，遂把那親日黨們全部請來，酒席筵前說道：「我看諸公皆有經邦濟世之才，可歎你君不能重用，專倚著皇后，將來你國必為他一人鬧壞了。」樸泳孝、鄭秉夏諸人一齊說道：「此事我們也是不願意，但是沒有甚麼主見，大人若有高見，可指示指示我們。」井上馨說道：「敝人到有一條拙見，諸公願聞，聽我到（道）來。」

好一個多謀多智井上馨，他生出來一種狠毒的心。「看諸公皆有經邦濟世略，可惜你君不能善用人。專倚著王妃閔後把政掌，高麗國將來壞在他的身。諸人要想只把國救，必得先除治了這個人。敝人我有一條小拙見，敢在諸公面前陳一陳。用銀錢將他左右買服下，讓他好與你們留下門。得門路將人伏在他宮裡，出來時就去把他尋。不怕他有多大才與智，管教他一命歸了陰。我說此道好不好，望諸公沉吟以沉吟。」樸泳孝那邊開言道，說：「這道兒甚合我的心，閔皇后他那把門的，也曾與我有過親。明日我就把他買下，合（豁）上五百兩金與銀，現在不怕他不乾，錢大就能通了神。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好！」他看他一個一個喜吟吟。說話之間天色晚，各人坐上輪（轎）子轉家門。

話說樸泳孝回到家中，想起來井上馨告訴他那條道，暗說道：「現在把宮門新換這官，姓霍名建修，是我一個親戚，我要托他去辦，必然能成。」當下命家人，將霍建修請來。說道：「大人夤夜將卑職喚來，有何吩咐？」泳孝說：「無什麼吩咐，有一件事，想要托閣下辦辦呢。」建修說：「大人只管講來，何必拘之呢？」泳孝遂把那話對他一說，又拿出五百銀子，說道：「暫以此相奉，等事情成的時候，還有重謝，並且要保你升官。」霍建修一見這個相應，心眼暗暗的就動了，說道：「大人，咱們是親戚，用著卑職，這一點小事，那敢不效犬馬之勞？」樸泳孝一聽樂了，當下將自己的心腹，有力氣的人，挑了八名，命建修帶進宮中，就說是新招的護衛兵，讓他八人把守內宮門，閔後要出來的時候，必定難逃公道。於是霍建修拿了銀子，帶著人，洋洋得意，回到衙中。第二日就命他八人，把守內宮門，專等著行事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那閔皇后，這日坐在宮中，悶悶不樂，忽然想起一件大事，急命常隨，去把寇大人請來，就說有事相商。常隨去了，不多一時，寇儒臣到來，參見一畢，說道：「娘娘將臣下喚來，有何事相商？」娘娘說：「卿你不知，聽愛（哀）家道來。」

皇后未從開口面帶悲傷，尊了聲：「儒臣愛卿聽其詳：咱高麗現今甚軟弱，又被那兩個大國夾中央。中國雖然是咱們的祖國，看光景也是自顧不遑。他國的君臣也是無善政，要倚著他不久的就要亡。日本子本是一個虎狼國，以（一）起首他那居心就不良。又趕上咱國屢屢有內亂，奸臣們才勾他們到這鄉。累次的在咱國裡增勢力，想必是要奪取咱們地方。眾好賊寡（光）知眼前圖富

貴，遂把那國計民生仍（扔）一傍。日本國好比一群虎，咱高麗好比一群羊，羊要靠虎求安泰，那羊一定被虎傷。那群虎已經入了咱的國，想個什麼方法把他抗。想只要打還打不過，就得忍著氣兒圖自強。聞人說日本昨日來請客，樸泳孝諸人全都到那鄉。看他們必定有點事，若不然那能無故飲酒漿。他的事咱們雖然不知道，大料著準是破壞咱家邦。看起來日本所以把野心起，全由著咱們國裡那奸黨。我今日想把奸黨除治盡，愛卿你可有個什麼方？哀家我左思右想無主意，才把愛卿你請到這鄉。」寇儒臣一聽這句話，尊了聲：「娘娘千歲聽言良，要想除治那奸黨，微臣我有計一樁。雲在霄鎮守平壤地，他那裡馬壯兵又強。暗地裡與他去封信，讓在霄帶兵離平壤。大兵到這漢城地，管教那些個奸臣性命喪無常。」寇大人說罷一些話，閔娘娘從著那邊開了腔。

話說寇儒臣對著閔後，畫了一片除賊臣的計策，閔皇后說道：「雲在霄可是掌著十三道的兵權？我素常也知道他的忠義，但是事情難得嚴密，不要走漏了消息才好。要是讓他們以（一）知道，就落一個打虎不死，反來傷人。我看這個事情，准得一個快人前去送信，讓那神不知鬼不覺就把那奸臣們除治了，就是這個人很難找。」寇儒臣說道：「送信之人不難，微臣有一個族中姪兒，名二（本）良，家業零落，父母雙亡，為我家的管事。此人方十八歲，有膽量，又生了兩條快腿，一天能走五百餘里，念了幾年書，也很曉得大義。要是讓他上平壤送信，準能妥適還快當。」閔後說是：「既有此人，我就寫信，明日就使那本良前往。」說完拿起筆來，寫了一封書子，交與儒臣，說道：「千萬小心！可別走漏了消息，要是走漏了消息，你我全好不了。」

那寇儒臣諾諾連聲，辭別了娘娘，出離宮院，來在家中，將寇本良喚過來，說道：「我命你出趟門，願意不願意呀？」本良說道：「姪兒蒙叔父厚恩，就是赴湯投火，姪兒也無有不願意的。但不知將姪兒那邊差遣？」儒臣說：「你既願意，這有書信一封，下倒（到）平壤十三道提督雲大人那塊。明日就可前往，千萬可不要失落了。」本良說：「是了。」

待了一宿，第二日清晨，寇本良用了早膳，帶了盤費，拾道（掇）一個包，背在肩上，就要起身。且說儒臣有一子，名喚本峰，年方八歲，本良天天領著他玩耍，所以他跟本良十分親近。這日聽說本良要出門，他早早的起來，稟告他父母，說是要送送我哥哥去。他父母說：「你去吧。可要早早回來。」於是本峰領了個老家人，跟著本良出門而去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那閔皇后，自從將寇儒臣送走以後，他心中覺著悶悶不樂。到了晚間，那明月在天，越發添了一番愁悶，遂令宮娥引路，去上那後花園玩賞。於是宮娥前頭引路，出了宮門，好不悽慘也。

閔皇后邁步出宮庭，看了看零露瀼瀼夜色明。滿院中習習秋風吹人面，各處裡哪哪草蟲亂悲鳴。看起來秋冬閉塞無好處，那趕那春夏之間物色興？我把那強盛國家比春夏，又把那軟弱之國比秋冬。人人都把春夏盼，沒有一個盼秋冬。我國家現今就是秋冬季，想什麼方法把那春夏生？這娘娘叨叨念念往前走，不知不覺的進了花園中，看了看各樣花草全凋落，惟有那幾盆綠菊色香馨。說道是：「隱逸君子你怎麼獨受冷？何不與那百般紅紫鬥春榮？看起來花草也與人一樣，那賢智之人多半埋沒草澤中！」官娥又領著把月台上，好一個寶鏡高懸在太空，猛回首望那西邊送一目，看見了昏昏將墜一行星。咳！這行星昏昏將墜無人救，那月兒皎皎光寒令人驚。行星他照在我們高麗境，明月兒臨在日本的東京。就著星兒月兒看了一看，足見我高麗將滅日本將興。